

入行论第85课

发了菩提心之后，大家一起学习寂天菩萨所造的《入菩萨行论》。

《入菩萨行论》共分十品，现在我们学习的是第六品。按照华智仁波切的科判，前三品是未生令生；生起之后，怎样让菩提心不退失呢？就要学习第四、五、六品，已生令不退。第四、第五品让我们保持不放逸和正知正念，第六品主要是修持安忍。

修持安忍有耐怨敌忍、耐苦行忍和无生法忍三种。现在我们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忍耐怨敌或内心的分别念对我们的伤害，它们对我们有什么伤害呢？主要是障碍我们修持菩提道。如果只是对身体和心造成伤害，都不是非常严重的问题。对于修道者来讲，即便是身体和心受到了伤害，也不一定成为退失菩提道的因。但在修菩提心、菩萨道方面，比如说我们产生了嗔恨、贪欲等烦恼，就会对修菩提道产生伤害。由于嗔恚心和利他的菩提心是直接矛盾、直接相违的缘故，对于修菩萨道的大乘菩萨来讲，这种障碍可以说是非常严重。

我们要通过修安忍制止嗔心的方式，让已经获得的功德不退失，让没有生起的功德没有障碍地生起，所以我们必须要修持安忍。第六品在华智仁波切的科判当中，为已生令不退的意义所摄。如果按照六度的意义来观察，第三度就是安忍度，三地菩萨主要修持安忍到彼岸。现在我们可以说是在学习安忍的理念，或者修安忍的方法。在我们平时的生活、学习当中，也可以把安忍的修法运用进去，通过安忍来对治自己相续中的嗔恨烦恼。

现在学习第三个科判：破嗔成办怨敌利养者，我们对于怨敌获得利养会没有办法忍受，本来其他人成办利养与我们无关，如果是自己、亲友或者一个不认识的人获得了利养，我们的反应也许没有这

么强烈。关键问题是怨敌获得了利养，这时，对方被我们贴上了一个怨敌的标签，有这个标签，就是表示他属于和我作对的、我不喜欢的一类人。如果是这类人获得了利养，我们就非常不乐意，乃至对于他们获得利养，还有供养他们的人等，都很容易产生一种不悦意、乃至嗔恨的情绪，所以我们要破除这一类嗔恨。

癸三(破嗔成办怨敌利养者)分二：一、不应以得利养等之因而嗔他；二、理当以未得之因而嗔己。

怎么破斥呢？从两个方面来展开：第一、不应该以得到了利养等的因而对别人作嗔恨；第二、如果自己没有得到利养，得不到利养的原因，是因为自己没有累积这方面的因缘，如果真正要找一个嗔恨的对象，应该是自己。通过这两个方面的观察，我们就知道，我们不应该嗔恨怨敌成办利养，不应该嗔他而应该嗔自。通过这种方式来止息自己的嗔心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安忍。

安忍和止嗔，只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两个反体，从不同的侧面进行的描绘，安忍好像带着一种功德方面的性质，止嗔好像在遮止一个什么东西，其实止嗔也是安忍，安忍也是止嗔。一个是从正面安立安忍的修法和功德，一个是遮破它的违品，从这两个方面进行了知。

子一(不应以得利养等之因而嗔他)分二：一、因实现自之愿望故不应生嗔；二、因不加害我故不应生嗔。

怎样不嗔他人呢？从两个方面来进行遮止：第一，怨敌得到利养其实是我的愿望，因为实现了我的愿望的缘故，当然我就不应该生嗔；第二，因为对方得到利养对我并没有生起什么伤害的缘故，也不应该生嗔。

丑一、因实现自之愿望故不应生嗔：

此科判有三个颂词，首先看第一：

初欲令有情，成佛受他供，
今见人获利，何故生嫉恼？

“初欲令有情，成佛受他供”，字面意思是：我最初在入菩萨道、发菩提心的时候，曾经愿一切众生都能够成佛，获得三界供养处的身份。那么现在见到别人获得了一点点利益，为什么要生起很大的嫉妒烦恼呢？就是说，不应生起嫉妒这种烦恼，或者生起恼害他人的意乐。

我们分析这个颂词的主要意思是什么？从哪个方面来帮助我们修安忍？学习《入行论》安忍品之后，我们如果细心一点，把修安忍的方法、要素做一个统计，可以发现修安忍有很多不同的侧面，它从方方面面介绍了修安忍的方法。如果我们很笼统地学，会认为似乎没有什么特色，都在讲安忍。如果我们细心一点，会发现每一个颂词或者科判之下，修安忍的侧面都不一样，每个侧面都能很好地阐述出让我们修安忍的根据和理由。为什么我们要对这种情况安忍、对那种情况安忍？或者这种情况出来，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安忍，那种情况出来，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安忍？每一种方法提出的根据都能够有效地说服我们应该进行安忍，或者以佛教的术语来讲，这就是窍诀，是怎么能够有效地止瞋的方法。

科判“实现自之愿望”里包含了一个前提和基础。是什么基础呢？用这种方法来止瞋，是指对于发了菩提心的菩萨而言。首先我们是发了菩提心的人，内心还有想要成佛、想继续坚持修菩萨道的愿望。这种愿望没有退失，如果这种愿望退失了，科判所摄颂词的这种止瞋的理由就没有了基础，没有基础这个颂词就不具有说服力。比如随便找一个不学佛法的人、一般的世间人，我们告诉他用这个方法止瞋，他看了之后就没有什么感觉，不会认为这个颂词、科

判对他制止嗔心有什么特殊的帮助。这个前提，就是针对发了菩提心的人、希望能够继续修菩萨道的人，这种止嗔的方式应该是有效的。

此类人一般有两种情况：第一，内心还有继续修菩萨道的愿望；第二，在修菩萨道过程当中，可能还有一些烦恼。现在抓住这两种因素来进行观察，对于发了菩提心，修菩萨道的人而言，既然你是想继续修菩萨道，那么这种见怨敌得利养而生嗔恨的行为，其实和菩萨道是不相应的、是背道而驰的。如果他不愿意彻底地失去修菩萨道的机会，就可以反观自己的相续：我生起这种烦恼的确和菩萨道不相应。不相应应该怎么办？这个时候不是说，既然这样我就放弃菩萨道了，在多数人不愿意放弃的前提之下，那就放弃什么？放弃烦恼、放弃嗔恨心。所以，此处引导我们修持忍辱和止嗔，是在发过菩提心的前提和基础之上，从这个侧面来安立修安忍的理由。

“初欲令有情，成佛受他供”已经提醒了我们，最初我是愿一切有情都能够获得成佛的快乐而发了菩提心的，那时我为了利益一切有情，曾愿包括怨敌在内的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，成为三界的应供处。

在上师面前也好，佛面前也好，或者我们自己每天念诵发菩提心仪轨、受菩萨戒的时候，都是在提醒自己：为了一切有情的安乐，为了一切有情成佛受他供，我们要再再地去纠正自己不好的发心，再再地去发起菩提心，每天都在串习这个内容。

“今见人获利，何故生嫉妒”，既然最初我们发了愿，愿众生能够得到安乐、能够受三界供养，现在我们看到张三李四或我们的怨敌获得了利益，为何生出嫉妒烦恼呢？

其实他们获得的利益是很少的，很少可以从几方面来看：一方面是在现世中可能获得了一点点利益，如对出家人而言，可能是获得了一些供养；对在家人而言，可能是获得一些收益，不管是涨工资、发横财，还是中彩票等等。用世间话来讲，就是自己不悦意、不喜欢的人，获得了很多或者部分的收益。其实这些获得的东西是有限的，就是几百块或者几千块钱，利益很少，这是获得微利的一种解释。

还有一个方面，就是和成为三界供养处的利益相比，他们所获得的利益也可以说是微利。成佛所受到的供养如何呢？我们可以从佛经当中看到，在有的大法会上，佛陀讲解了殊胜深奥的大乘佛法之后，菩萨们欲报佛恩而供养佛，有的供养价值三千大千世界的宝珠，有的供献身上的璎珞、宝冠等。菩萨本身福报就很大，他们的饰品、供品，都是价值连城非常昂贵的宝物。其他的供养者，如三界内的龙王、鬼神、大国王等等，供养的东西也都是非常殊妙的。所以说，和自己发愿愿众生成佛之后所受的供养相比，当前怨敌所获得的一点区区小钱，其实微不足道，他真实拥有的利益非常之少。所以“何故生嫉妒”呢？为什么我要生起嫉妒心，然后产生损害他的心呢？其实这种心态是不应该生起的。

颂词也提示了一个在修菩萨道过程中应该注意的地方。什么是应该注意的地方呢？刚开始发心学佛的时候，往往有一种新鲜感，如：我现在皈依了，我现在是一个佛弟子了，现在我入大乘了，我在学《入行论》了，感觉到和以前的生活不一样。一般人对刚接触的东西，一方面是不太理解，一方面比较容易产生一种新鲜感。所以刚开始趋入佛法进行修持的时候，都有一种因为新奇而带来的动力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有些人获得了实际的收益，身心相续改变非常明显，不用提，他们在修持过程中，获得了觉悟和证悟。但是大多

数的人，在度过最初的新奇期之后，好奇心就慢慢趋于平淡了，修学佛法的意乐和动力，也就不像最初那么强烈了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最初的这个发心（在佛教当中叫初心），就没有那么强烈了。没有了最初入佛门的新奇心，以前的这些烦恼就压不住了。压不住之后，以前本有的贪欲、嗔恚、嫉妒等就开始慢慢明显起来，凭他修道的力量，就觉得有点招架不住了，就会继续在烦恼当中迷失。

可以这样观察整个过程：最初的时候，我们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凡夫众生，相续当中的贪、嗔、痴烦恼很炽盛，中间遇到佛法，就像注入了一股新鲜的力量，对原有的烦恼有所波动和影响，这个最初的影响力逐渐趋于平淡的时候，相续又恢复到以前的状态。所以，我们在趋入想要修道的新鲜观念的时候，其实很需要通过各种方法来加深它的影响。很多人都是在最初和中间的时候，注入了新鲜的观念开始学佛，然后在后期慢慢平淡。之后内心的烦恼就像睡醒了一样，又开始有了。有时我们说，好像刚学佛时烦恼很少，现在多起来了，其实烦恼本身就这么多，只不过在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时，因为我们注意力转移了，以前的东西就可能被忽略，其实它还在，只不过我们没注意到。学佛法的兴致和动力稍微减弱的时候，以前的烦恼又重新炽盛起来了。这种现象其实在每个修道人的相续当中都有可能出现，尤其在我们修道几年之后，慢慢感觉到心态有点麻木和疲弱，好像没有动力了，以前的嗔心等重新抬头，导致了出现颂词中所说的情况。

虽然最初我们发了菩提心，但在见到怨敌受到利养、供养的时候，又开始生嫉妒心、嗔心，生伤害对方的心。如果不及时纠正，烦恼就会越来越强势，最初的菩提心就会被埋没在烦恼的烟尘当中，

被完全障蔽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应该持续不断地闻思修行、依止上师善知识、学习大乘佛法、观修、诵咒，哪怕是每天的功课都不应该断。

对有些人而言，每天的念诵好像成为了一种任务，其实如果我们还在坚持念，这对我们有一种纪律性、约束性的作用，一方面是强迫我们忆念：我要发菩提心，我是个修道者等（我们念诵的有这些内容）。如果连念功课也断掉了，学佛就好像没有什么大的收获。有些人感觉念诵就是一个形式而已，可念可不念，但是如果把这个断掉之后，可能连这个提醒的作用都没有了。

按照有些大德的讲法，每天念诵是对我们修法的一种提醒。比如说发菩提心仪轨就是提醒我们：我还是一个菩萨，我应该尽量发菩提心，我要利益有情、利益众生。如果念的是《金刚经》、《心经》，就是提醒我们：色蕴、受蕴、想蕴、行蕴、识蕴、色受想行识，眼耳鼻舌身意等等都是空性的，实相就是这样，我们安住在实相当中，我们本身就是实相，只不过没有认知而已，自己的身心、周遭的世界、所有的显现法其实都是无自性的、空性的。如果我们念密乘仪轨，就是提醒我们一切身体等等都是佛的坛城，都是本来清净的自性。念加行就是提醒我们应该生出离心，提醒我们不忘所修持的佛法，这方面很重要。哪怕我们每天只是在佛堂上供水、供灯、供香等，看似一个小事情，其实也是修行的一部分。我们每天听课、思维，都是强迫我们不要忘记所修的道，不要忘失这种善心。如果把这些都停止了，那么善心就会很快会被相续中的烦恼淹没、泯灭。所以，如果我们经常性地和大家听上师的课，或者大家一起听法、一起讨论、或者在一起念咒等等，这些都是帮助我们维持善心的好方法。

有时我们觉得好像自己一个人修行效果应该更好，和大家在一起很容易散乱、说闲话等，有的地方可能有这些小弊端，但是总的来

讲，和大家一起学习，比较容易保持、激发、维护自己的善心，这方面起的作用非常大。一天两天可能看不出效果，但是几年之后回头看，其实这些过程都是帮助我们继续修道的殊胜措施，非常有用。

为什么我们发了菩提心，中间还会逐渐淡出菩提心的行列呢？就是因为发心的力量慢慢减弱之后，很容易被本来的烦恼所淹没，所以这时我们更加应提起精神，学习佛法、祈祷上师，更加注意融入佛教修行中。

这个颂词其实就是提醒我们，最初我们发了菩提心，中间相续又受到了贪著利养的染污，因为看不习惯其他众生得到利养而生嫉妒心、生嗔心。这时必须重新忆念：我是发了菩提心的人，在最初发心时，我是愿包括怨敌在内的一切众生，都能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，获得三界应供处的殊胜果位的。我们理应乐于见到别人获利，现在看到别人获利为什么生起“嫉妒”呢？一反观自己：其实我的心已经偏离菩提道太远了，必须及时纠正。这时就是要通过忆念这个颂词，安住于这个颂词，反反复复地去观察这个颂词，然后让自己内心中重新生起利益有情的菩提心，重新回到菩提心的状态。

我们应怎么样修持安忍？比如我学完这个颂词之后，觉得对自己有所触动：的确如此，我是发了菩提心的人，我怎么能产生这种很不好、很狭隘、很不清净的想法呢？这是不应该的。有时我们在听课或者看书的时候，好像觉得有所触动，但是一把书放下，接触到世间的事物，这种触动很容易退失，马上又回到以前的状态，这就是观修的力量还不够。因此我们就要专门把今天学习的内容反反复复去看，把它背下来，背不下来我就把书放在眼前，闭目思维颂词的内容，反反复复地去观察、思维它的每一个侧面，思维它对自己止嗔所带来启发等等。很熟悉颂词中的理性思维之后，嗔心、嫉妒的非理作意

和分别念就会逐渐减弱，就会被压制了。当我们看到别人今天得了奖金，或发了一笔财，如果产生不合理想法，就再通过颂词带来的智慧，再去反复观修，这是一种一次又一次成功对治烦恼的方法。

以上说了，因为实现了我的愿望的缘故，不应该生嗔，通过这方面来止嗔。

第二个颂词：

所应恩亲养，当由汝供给，
彼今已自立，不喜岂反嗔？

颂词的意思和科判相应。“所应恩亲养”：对你有恩德的亲人，本来是你应该亲自来供给他们财物、利养等等。“彼今已自立”，现在他通过自己的力量获得了财物、利养。“不喜岂反嗔”？你不但不欢喜，反而对他自己获得生计产生嗔心。

下面进一步分析里面的含义。“所应恩亲养，当由汝供给”是通过世间的比喻来说明意义。“恩亲”怎么理解？“恩”为恩人，“亲”就是亲人，比如说，谁对我有恩我应该报恩，报恩就通过自己的财富、力量和各种方法来报答对方。还有父母，因为对自己有生养恩德的缘故，我也应该亲自去供给种种所需，恩亲也可以这样讲。“恩亲养”，就是我对所有的亲人、恩人，都应该亲养，“亲养”也可以理解成亲自去供养，自己亲自去做的意思。

“彼今已自利”，本来这一切都是自己有责任、有义务去做的，但是如果有一位亲人恩人，他没有依靠你的能力，通过他自己的努力、福报，已经独自获得了谋生的物资，那么我们应该替他高兴，因为本来是你应该去给予这一切的，在他自己获得的时候，按理说，你应该非常欢喜才对，更说不上生嗔了。现在，本来是你自己应该独自供养、亲自供养的对象，他已经独自获得了利益，你为什么还对他产

生这么强烈的嗔心呢？其实产生这么强烈的嗔心是不对的，完全是非理作意，这是它的比喻。

实际的意义怎么理解呢？怎么对照呢？就是说：一切众生，就是我们所应“恩亲养”的对境。从哪个方面来体现？第一个恩人，就是说我们要对一切众生修大恩，无始以来，众生对我都有很大的恩德，尤其是要和母亲联系在一起，思维念母。在七重因果教授中就有这种观察的次第，第一个修法是念母，然后是念恩、报恩。我们首先要把一切众生观想成对自己很有恩德的亲人，尤其是母亲。这当然有很大的必要，因为我们的心有一个特点，修菩提心就是抓住、利用了这个心的特点，引导我们修菩提心。这个特点是什么？对于自己亲近的人，我们就很自然地愿意对方获得快乐，离开痛苦，哪怕是成佛的果，我们也很愿意让我喜欢的人、亲近的人获得。不是亲近的人，可能我就不愿意他们获得。利用这种心态，我们把所有的众生观想成我们的母亲。这样观想并不是毫无根据，因为无始以来因果关系错综复杂，所有的人都曾经做过我的母亲，都对我有恩德。我就利用这一点开始观修一切众生都曾经做过我的母亲，他们在做我母亲的时候，就像现世的母亲对我一样，如是地疼爱 and 抚养。以现世的母亲为比量，无始以来的众生在做我母亲的时候，都是如此。当然个别情况除外，绝大多数母亲对自己的子女都是非常疼爱的。

我们通过观修，首先建立一层这种关系，通过长时间观修之后，我们认同了一切众生是我母亲，也认同了他们对我有恩德的这个事实。观修要达到什么程度？就是要达到——我对现世母亲的这种感情，对一切众生也要培养出来。培养出这种感情之后，我们就修持悦意慈心，因为他是我的亲人了，所以就很容易对对方修持悦意慈心。看到众生的时候就很欢喜、很高兴，很愿意他获得安乐，很愿意他离

开痛苦。七重因果教授修到第六重的时候叫做殊胜作意，殊胜的作意是什么？就是修到认为一切众生都是我的父母，我要愿一切众生能够离开痛苦，愿一切众生能够获得快乐之后，接着发愿：一切众生、一切老母有情离苦得乐的事情，由我一个人成办，我要亲自挑起这个重担，这就是殊胜作意，发起了救度众生的责任感、利他心。再进一步修到第七重教授时发愿：为了利益众生的缘故我要成佛，这时发愿成佛的心态，是真正以利他为前提的、很真实的菩提心。修菩提心的过程就是这样的。

之所以说“所应恩亲养，当由汝供给”，是因为我们发菩提心、修菩提心的体系就有这种特点，要对一切众生态悦意慈，对一切众生了知他们是我们的恩人、亲人，我应该给他们提供离苦得乐或者成佛的利益，我应该一个人来成办，有这种殊胜的观想，恩亲可以从这个方面了知、体现。发菩提心的时候，一切众生我一个人来承担，殊胜作意中就有这么一条。

严格来讲，我发了菩提心，一切众生的利养都应该由我一个人来供给。比如说，其中一个很具体的众生——当前我面前这个所谓的怨敌，他已经自利了，通过自己的福报获得了利养、财富，我们发菩提心的时候并没有把这个怨敌排除在外，所以其实当前假立的怨敌他不需要你的帮助，自己已经获得了自利，获得了利养，那么按理来说我应该高兴，为什么“不喜岂反嗔呢”？不但不高兴，反而还嗔恨，这就不应该了。所以说我们就应该反过头来观察，其实我是不应该这样做的。尤其是当我们生起很大嗔心的时候，通过这个方法的简单思维就可以强制性地压制嗔心，就是说：其实我是不对的，我是发了菩提心的人，我怎么生起这么强烈的嗔恼心呢？我愿对方痛苦，不愿对方获得利益的心态不对。这时就可以压制住烦恼，一次、两

次成功压制，就可以让修安忍的心逐渐生起并强烈起来，这个方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。

在修菩萨道的过程当中，我不愿意我的怨敌受到恭敬和利养的实际原因是什么呢？有时就是被概念害的，什么概念呢？就是这个怨敌的概念。为什么说怨敌是个概念呢？同一个人，我对他的看法好，他就变成我的朋友，看法不好，他就变成我的怨敌。其实怨敌本身是个内心安立的概念而已，在佛法的很多理论和观想中，就说怨敌真正伤害你可能就只有一次——某次因缘他可能骂过你、打过你或者伤害过你，就一次而已，在一生的绝大多数时间当中，他其实并没有对你作伤害，他还要睡觉，还要做很多事情，很多时间中你们根本碰不到面。如果我们把这些客观的因素加进去观察，其实这个所谓的怨敌对我们作的伤害是很少的。但是因为我们抛不开这个怨敌概念的缘故，一辈子都受它所困，一辈子都觉得这个人是我的怨敌，想起来就气，其实很多问题是自己给自己造成的。如果把这个所谓怨敌的标签、概念抛弃之后，并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怨敌存在。

所以说，这个所谓的、我们不高兴的怨敌或在修菩萨道的过程当中迈不过去的坎，就是个概念而已。此处我们只是用怨敌的概念来说明问题，还有很多其他所谓的概念，我们生活在概念当中，如“亲人”，或者“我”等等，其实一个个观察下来都没有实质，全都是自己的概念，自己活在概念当中，被很多概念所困扰。我们要通过学习佛法来打破这些固有的概念和执著。当然最细微的概念是用空性、无二慧、无二取的智慧打破的，一切起心动念都是分别念而已，全都是无自性的，安住在空性当中，一切概念自然就化解了，我们就现前了实相的证悟。

下面我们继续分析颂词。

不愿人获利，岂愿彼证觉？

妒憎富贵者，岂有菩提心？

颂词的意思是讲，如果我们不愿别人获得微少利益的话，怎么可能愿他获得殊胜的觉悟呢？如果嫉妒、憎恨富贵者，那么这种相续是没有菩提心的。有时我们自诩是菩萨、是修菩提心的人，但是我们要看一看，在修菩提心的过程中，是不是真正和菩提心相应？作为一个初学者，每个起心动念都和菩提心相应，这也是做不到的事情。在生了嗔恨心和不好的作意之后，至少我们要反观我这个心态是不是正确？如果不正确，我就要补救、忏悔。如果认识到这个问题是不对的，下一次这种心态再产生的时候，就不会像完全没有对治时肆无忌惮地产生了。所以说，只要我们认识这是不对的、错误的，那么第二次再生起嗔心的时候，这种善心一定会带进去，然后慢慢在这个过程中去接受实相。所以我们需要长时间来习惯很多的修法，让自己的心和修法相融合。

对修行者来讲，在修行佛法的过程当中，有一点比较重要，我们可以探讨这个问题，哪一点比较重要呢？就是时间，时间很重要。我们在和修道的人互相接触的时候，或者有些道友在提问题的时候，都会有一个相同的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就是觉得我学了这个修法之后好象用不上，或者有时能用上，很多时候用不上，有点着急。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并不是修法的问题，有时候就是时间的问题，时间太短了，没有足够的时间让我们去消化，去认同修法。很多时候我们想在很短的时间当中，马上就能收获奇效。其实并不是我们本身有什么问题，真正有问题的就是我们太着急，太着急本身是一个问题。

很多教义需要我们再再地学习，用很长时间去反复串习，在短期看来，它的功效和作用并没有办法很快显露。如果我们反复修学

这个法，反复去融于自心，再过几年或十几年的时候，它的效果就显现出来了，我们慢慢接受了这种说法，内心接受了这种教义。内心一旦接受之后，我们处理事情的方法就不一样了。

有时我们刚刚学了几个月或几年的教法，觉得虽然学了这么多，好象没有产生实际的功效。当然一方面我们以前也讲过，马上要产生功效，这是有困难的，因为无始以来实执的力量的确太强了，而现在我们修行的力量太弱，有时我们就反复强调这个方面。但是我们今天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。其实，就是我们的时间不够，时间太短了，如果时间长一点，我们再再串习这个修法，到了一定的量之后，我们的心就发生改变。比如我们刚开始学空性的教法时，觉得特别抽象：明明我是看到这个东西，明明我能摸到这个东西，但它就是空性的、无自性的。我们觉得这两个概念难以融合，太难理解了。但是如果把空性的教法慢慢学下去，学很长时间之后，过几年再来看我们的相续，就会发现我的内心深处，其实对空性的观点已经接受了。我再来看这个物体，就觉得它显现的当下就是空性的，任何问题都没有，我就很自然地已经接受它了。这个变化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一方面当然与我们持续不断地学习有关，一方面还是时间问题，需要时间来消化、接受它。

如果时间够长，我们的相续一定能够被佛法所影响，因为佛法所开显的就是我们心的本来状态，就是心的实相。安忍也好、发菩提心也好、空性也好，内心本身的状态就是这样的，随着我们修行的时间长了之后，慢慢我们就开始接受它了，最后还能够在我们的相续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利他的思想也一样，刚开始总是受到自私自利心的影响，佛经论典中总是说利他、放弃一切自利，但我自己好象怎么也放不下。不过不要紧，我们只要学下去，慢慢学下去。最后就

发现，利他的思想在我们的实践中生起来了，站住脚了。之后虽然可能还会产生自利心，但是已经不强了，总有一种对治。内心产生自利的时候，总是隐约觉得不对，一观察，就是利他的思想已经在起作用了。所以，利他思想越来越强大，自利心就越来越弱了。刚开始时，要让我们放弃自己的一切利益去利他，这是根本不可思议、不能接受的，但最后过了十几二十年再看，很自然就能接受这个观念了。

我们再探讨这个问题。有些人刚刚学了几个月、两三年，就觉得学了佛法对相续没有改变，或者还会再产生烦恼，其实不要那么着急，初学的一般凡夫，出现这种状况是正常的反应，不是什么反常的问题，因为佛法是慢慢影响我们的。以前我们没分析过这个问题，他认为我学了这个教法，至少应该有一个预期，但为什么不出现呢？其实这种想法能够产生，也是我们修学佛法的结果。只要我们不放弃，慢慢再学下去，虽然不会有一种翻天覆地的转变，但是转变是一定会有的。就好象冬天地底下的竹笋，我们在地面看不到它的生长，看不到不等于没有，它在慢慢地长，到一定的时候就一下破土而出，我们说竹笋在这呢，它已经长出来了。很多改变是悄悄进行的，所以在修法过程中不要过于着急。

当然，不着急不是让我们去懒散，完全没有这个意思。有时我们自己太过于着急的缘故，往往就会错掉很多最宝贵的经验、很多好东西。我盼着发生奇迹，马上发生一个惊天动地的转变，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今天学到佛法，明天就想成佛，其实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一个我执的体现。如果不着急，慢慢学下去，因为学习佛法也是消亡我执的过程，如果感应迟迟不发生，我希望的东西不出现，就是在打磨我执、打击我执。对我们来讲，不学习佛法或者学习佛法不顺利，就感觉很挫折，很失败。其实我们换个角度看问题：这个失败是谁在

失败？是我执本身在感到失败，这是个好事，是好现象，这个我执受到打击了。如果我们能够正视这个问题，经过一次次打击之后，我执心就慢慢平复了，就能更加清楚、冷静地看待问题。所以我们在修法的过程中不要太冒进，实际上很多问题都是因冒进而来。

如果我们踏踏实实慢慢去学、去修炼，虽然不会一下子发生很大的转变，但关键是心相续会逐渐逐渐地改变。佛法肯定是有利益的，不管我们是在闻思还是打坐，它肯定会发生。就像打坐的人，坐了一百天，可能九十九天都没有任何的动静。比如无著菩萨在鸡足山观修弥勒菩萨十二年，一点反应都没有，连个善梦都没有做过，但是最后，他还是亲见了弥勒菩萨尊颜。其实他的改变在第一次观修的时候就开始了，但只不过这个改变比较微小，是次第发生的。最后当他看到老母狗时，十二年当中累积起来的资粮一下子爆发了，他对母狗产生了不可抑制的大悲心。大乘菩萨最需要的是什么？就是大悲心。依靠这种大悲心不可抑制的爆发，之后就发生了弥勒菩萨的显现。虽然十二年观修，没有一次善梦，但是依靠这十二年的累积最后才出现这个善果。

对我们而言也一样。我们修佛法时，如果几个月没有出现什么感应，我们也好灰心，其实以无著菩萨这么利的根基，他是佛授记的人，也曾经十二年没有生起一个善梦。这对我们来讲是一种启示：第一，我们是什么根基？第二，我们积累了多少资粮？我们在十二年当中是不是精进地修习？都要观察。所以我们几年、几个月没有反应非常正常，还要继续学习。

有个大德在讲到这个问题时说：如果你在几个月、几年当中没有任何改变，这不是因果错乱，而是因果不虚的表现。为什么不会出现感应？就因为因果的资粮还没有达到。它因缘没有聚集，所以不

会发生显现。什么时候出现了果，说明因缘到了，在因缘没有到之前，都要努力修行。该闻思要闻思，该修行要修行。今天累积，明天累积，不断地累积下去，就如世间有言“不问收获，只问耕耘”，只要耕耘了，你不想，收获都会来；每天想收获，想得太多了，反而忘记了种因——耕耘的事不做，每天只是空想我怎样才能马上收获，空想今天证悟、明天证悟，把时间花在这上面，忽略了因缘的累积，其实没有意义，果是不会发生的，没有理由发生。所以，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，要经过很多的磨炼、挫折，这对修法来讲是有意义的。

只要我们累积，变化就会发生。每一句佛号、所听闻的每一个字、每一句的佛法，其实都在引发我们相续的转变，只不过每次的转变很微小，我们一下子感觉不到。但只要它仍然不断地在转变，大的转变总有一天会到来。我们想想无著菩萨的公案，对我们非常有激励。虽然我们发了菩提心，现在好象感觉没有力量，不要紧，只要我们修下去、学下去，这种转变绝对会发生。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，每天学习好像看不出转变，但是过几年回头一看，才发现几年当中又成熟了不少，我的承受力、安忍力，对佛法的认知等都进步了许多。所以我们在学习的时候，要真正正视时间的问题。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去承受，总会给我们带来好的收获和回报。

在修行过程当中，如果有人在旁边催促你应该找一个更快的道路，你照着走一段时间，回过头来看，其实还在原地踏步，浪费很多机缘和时间，现在不应该太冒进。有些人认为：我现在已经多少岁了，很着急。其实越这样，越是不能着急，越应该把修习的路看清楚再走。如果自己沒有正知正见，有可能走得越快偏离正道越多。这里稍微发挥探讨了一下这个问题，和修法、颂词还是有一点关系，没有离题太远。

颂词中说，如果不愿让人获得利益的话，当然就更不愿意让人获得觉悟，因为这点利益和觉悟的利益相比较，根本不算什么。觉悟是非常大的一种利益，不单是获得财富的问题。比获得财富更重要的是本来的佛性已经觉醒了。对一切众生来讲，最殊胜的财富就在我们内心当中。如果我们愿意众生显现内心的佛性，对众生获得利益就应该更加愿意。如果我们能够容忍别人获得一百斤黄金，按理来说，更能容忍他获得一钱黄金，大的方面都能容忍，为什么小的方面不能容忍？我愿意对方获得正等正觉的觉悟，我为什么不能愿意对方获得一点点世间的利益呢？其实应该愿意才对。

所以这里讲，“妒憎富贵者”——对富贵者产生嫉妒、嗔恨，“岂有菩提心”，难道真的有菩提心吗？不可能有菩提心。有时我们想，我是愿意对方成佛的，但我不愿意他获得钱财，就是说容忍他获得觉悟，但不能容忍他获得眼前的一点收益，这是错误的想法。

这个问题前面分析过，上师在讲记中也讲过这个问题。愿意一切众生成佛，是一种总相的发愿，对自己没有利害关系。而当前我的怨敌、竞争对手，他获得了钱而我没有获得，这时就容易产生不悦意的想法，因为和自己的利益得失直接挂钩了。一方面，我们要总的发心、广大地发心，要让一切众生获得觉悟，同时也要把着眼点放在当前的、比较具体的小事情上面。比如说愿对方获得利益，愿对方离开痛苦，愿对方获得财富，愿对方获得心灵的安乐等等。只有从这方面去观修，当别人真正获得的时候，我们内心中就会非常愿意了。

但是，如果只是把注意力放在愿对方获得一点点钱财上，比如说我们通过观修，愿一切众生、乞丐每天都能够获得一百元的收入，愿穷人、自己身边的人都能够看得起医生，穷孩子都能够上得起学，穷人都能够获得好的工作等等，假如每天我们只是在这些细节方面

观修而忽略了大的方面，那我们的发心也是有局限性的。只有把两个方面都结合起来，一方面从总体、全面来观修，愿一切众生获得觉悟，这方面是大的一种发心，然后在这个大的发心里面，再愿单个的众生获得暂时的利益和究竟的快乐，这种心态才是比较圆满的。

如果把重点放在只是愿一切众生都获得觉悟上，这很容易沦为一种高谈阔论，只是愿总相的众生获得快乐和成佛，但是当前的众生获得快乐你就忍受不了，可能出现这种过失。同样，如果把注意力只是放到细节方面，忽略了大的、总的、全盘的众生成佛的利益，发心就有局限性。只有一方面愿总相的众生获得觉悟，另一方面也愿单个的众生、每一个众生都能获得眼前的利益，两方面结合起来就好了，这样不管是从局部、从全局，还是从战略、从战术哪个方面观察，都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发心和修行的方式了。

丑二、因不加害我故而不生嗔。

若已从他得，或利在施家，
二俱非汝有，施否何相干？

科判的意思是，因为对方得到利益并不加害我，对我没有什么伤害，所以我不应该生嗔。颂词的意思是，如果怨敌已经从施主方面已经得到了受用，或者这个利养还仍然在施主家里，没有布施出去，在这两种情况之下，“二俱非汝有”，财物都不会到你手上，“施否何相干？”那么它布施怨敌也好，不布施怨敌也好，和你有什么关系呢？和你根本没有丝毫关系，对你来讲无利无害，为什么要生嗔呢？既然无利无害，“二俱非汝有，施否何相干？”不管你的怨敌得到也好，没有得到也好，这两种情况和你都是没有什么关系的，为什么要生起嗔心呢？但是他就是生起了嗔心。

具体是在那方面生嗔心呢？我们分析“若已从他得”、“或利在施家”这两种情况：第一种情况是“已从他得”，就是怨敌已经从施主那里得到了财富，第二种情况是利养还在施主家，没有给他。这两种情况我都相当于一个局外人，和我没有关系，财富第一刹那在施主手上，第二刹那给了怨敌，财富只是在他们两个手上转让，我是第三方，其实与我没有关系，虽然和我没有关系，但是我的心里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如果第一刹那利养在施主家，没有给我，也没有给怨敌，我就能够接受。第二刹那，财富还是不在我手上，但从施主家转到了怨敌手上，这个时候我的心态就变化了，注意！这时心态就变化了。虽然我仍然没有得到，但是财富一到了怨敌手上，马上我就生起嗔心了，总科判就是看到我的怨敌成办利养我就不高兴，我就嗔恨。那么要找到生嗔的关键是在哪？就是第一句“若已从他得”，怨敌从施主手上得到了财富，然后我就开始生嗔。其实真正分析，财富不管是在施主手上，还是在怨敌手上，和我都没有关系，但在施主手上我就不生嗔，在怨敌手上我就生嗔，就觉得不舒服了。

下面再与科判因不加害我故而不生嗔对照分析，财富从施主手上转到怨敌手上我就生嗔，生嗔的前提是什么？就是他对我有伤害我才生嗔，如果对我无害我就不生嗔。我们观察：财富从施主手上转到怨敌手上，是不是对我有伤害呢？对我没有任何的伤害。没有伤害我为什么要生嗔呢？我不应该生嗔。那么嗔心生起是什么原因？就只有一个结论：非理作意。产生这个嗔心其实毫无理由，就是一种非理作意，一个妄执而已。

现在我们分析，财富从施主转到了怨敌手上，这个过程本身有没有实质性伤害呢？如果财富从施主手上到怨敌手上的过程本身是有实质性伤害的（假如不是我妄执，而是因为实质的变化），我生嗔

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过程本身具有实质性伤害。那么我们再举个例子设想这种情况：在我不知情、根本不知道的情况下，财富从施主手上转给了怨敌，如果说这个过程本身有伤害的话，那么即便是我不知情，我也会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重击一下或者我就昏倒在地了，之后我观察是什么原因？哦，原来是因为财富转移给怨敌导致的，其实这种情况不会出现。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不管如何财富转移，我根本不会有任何反应，对不对？只不过我知道施主把财富给了怨敌，于是我就不高兴了。分析下来，这个生嗔就是一种非理作意。为什么我要生嗔呢？因为我们的心识有非理作意，其实他并没有对我造成任何伤害，我生嗔没有任何根据，不应该生嗔才对。

为什么这么强调非理作意呢？世间人也有正常的思维。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，都应该有一个目的或理由，为什么这样做、是什么理由、什么根据，世间人也有是非判断的标准。如果我生嗔的确能够找到理由，那也没什么可指责的，因为毕竟有理由啊。但是现在经过我们分析，怨敌得到施主的财富对我什么伤害都没有，而我生起了嗔心，这就是我的非理作意，没有根据没有理由。这样的人所做的事情，怎么可能被认同呢？应该不会被认同。否则我就是个疯子，疯子做事就没有任何逻辑和理由，做了就是做了，问他为什么说不出任何根据。如果我还是愿意这样去生嗔，我是愿意成为一个疯子？还是愿意做一个有理性的人？现在我是一个修道的人、一个有理性的人，如果是一个有理性的人，还是应该会承认根据的。那么我在分析过程中，发现了我的嗔心是非理作意的话，就比较容易让我们回归理性，让我们止息嗔心。我们越分析、越观察，越显现出非理作意是嗔心的本质。如果不观察颂词发现它的本质，我就不会发现生嗔是个非理作意，也许我第一次生嗔心，第二次还会这样生嗔心，第三次还

是照旧。如果有一次我发现：其实我生嗔心是个非理作意，不对！我就可以有效地制止它。比如缘这个颂词我再再观察，第一次观察、第二次观察、观察了十次，观察了一百次，每一次观察都得到了一个同样的结论，什么结论呢？都得到同样一个“非理作意”的结论：我这个想法是错的；我这个想法是错的；我这个想法是错的。观察一次，就加强一次，每一次观察，就再加强一次。最后我再产生这种心态的时候，我就自然而然知道我这是非理作意，就告诉自己：放弃吧！观察很多次之后，效果就会显示出来，如果只是粗略看一下，只是观察一两次，也许体会不到它的真实含义。只要反复观察，“我生嗔是非理作意”这个核心就会慢慢浮现，越来越明显。最后把颂词的意义完全吃透，完全融入到我内心的时候，再看到怨敌从施主家得到供养，我就不会产生非理作意的嗔心了。

子二、理当以未得之因而嗔己：

何故弃福善，信心与己德？

不守己得财，何不自嗔责？

为什么我要抛弃福善、信心和自己的功德呢？我不去守“己得财”，“己”是自己的己，不是已。我们不去守护自己应该获得的财富，为什么不自己嗔责自己？应该自己嗔责自己。颂词里面有“福善、信心与己德”三个词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就是获得利养的三个要素。如果对方具足这三个要素，他就能获得利养，如果我没有具足这三个要素，我就没办法获得利养。如果我想获得利养，我就不应该抛弃这个三个要素。现在我们没有获得利养，肯定是因为这个三个要素不具足，为什么我要抛弃它们呢？既然我们想要获得利养，应该想方设法去累积这三个因缘，如果这些因缘是被我自己抛弃的，那么应该嗔责自己才对。我没有守护以前应该得到的财富如：福德、福

善、功德等等，这是获得利养的直接因。我没有去守护这个财富，把这个财富自己抛弃掉了，如果要找一个嗔恨的对象，应该嗔恨自己，不应该嗔恨对方，怎么不应该嗔恨对方呢？你嗔恨对方不对，你嗔恨怨敌也不对，你不能说怨敌不应该获得财富；也不应该嗔恨施主：你为什么要给我的怨敌钱和利养呢？这样嗔恨是不对的。我们没有获得财富是嗔谁？不应该嗔恨怨敌，也不应该嗔恨施主，应该嗔恨自己。

我们分析获得财富的因是什么？第一句、第二句颂词中已经讲很清楚：福善、信心、己德。福善可以说是前世的因，前世我做了很多布施等福德、善法，我上供三宝、下施有情，供养曼扎、供养僧众等等，这是前世的因，我们称之为远因。第二个是己德，可以理解成近因，近因就是今生做的功德，比如说持戒、多闻或者行为如法等等。第三个是缘，缘是什么呢？就是信心，谁的信心？施主的信心。这个地方我们分析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获得利养的三个要素。获得利养第一个必须要有远因，就是前世所作的福德善根。第二个是今生中要具有功德，这个“己德”是直接引发施主信心的原因，施主为什么对你生起信心？是因为施主看到你是一个修行者，比如你有戒律、有功德等等。或者这个信心也可以来自于世间，领导对你很信任，或者其他人对您很信任，他为什么给你钱？因为你做得好，你遵守纪律，一心一意为公司着想，你的业绩很突出，这些都是今世你受到信任的因，或者信心的因。有了第一个前世的福德，第二个现在做得好的己德，第三个对方因你做得好生起信心，所以他就把财富给你，或者给你发奖金，或者给你利养。这些方面其实就是三个要素，第一个要前世的福德，第二个要己德，己德就是今世暂时的、比较明显的布施、持戒、闻思修等功德，第三个就是对方对你的信任。有了这些因就可以

获得利养、获得财富。怨敌因为具足了这三个因，所以他获得了，然后自己呢？我没有获得。

颂词主要是讲“理当以未得之因而嗔己”。就福善、己德、信心三者而言，我前世没做福善，今生当中我的行为也不如法，别人没对我生信心。“何故弃”就是说你为什么要抛弃呢？我如果想要获得利养，为什么要把这些因缘抛弃掉？“不守己得财”，不守的意思一方面可以理解为你已经获得了，你不守；另外一种理解是：不守就是你根本就没有，你没有做这些因，不具足这些因，你没有守护、具足这些可以获得利养的财富，福善、己德等等因，“何不自嗔责”？就应该自己嗔责自己，不应该去嗔恨别人。这样我们就知道了，如果自己没有获得利养，一定是自己的问题，而不是怨敌的问题，也不是施主的问题。

学习佛法分析的时候，就是要做一个理性的分析和理性的思维。没有学习这个颂词之前，我们的思维基本上比较混乱，把很多因果搅在一起，分不清楚到底是我的过失，还是别人的过失。比如说这个颂词里面的问题，当施主给了怨敌财富时，我生起了嗔心。在我们不分析的时候，思路是很混乱的，我也许觉得我不对，但是不对在哪个地方不清楚。我们就分析，我在这儿生嗔心，我没得到这笔钱，是因为怨敌的问题吗？不对，不是怨敌的问题。是因为施主的问题？也不是施主的问题，是不是我的问题？一分析，就是我的问题。这里找到了：没有得到利养，其实是你自己没有具足福善的远因，也不具足己德的近因，然后没有得到别人的信任，像这样自己没办法获得利养，至少是这笔钱自己没有具足这个因，当然其他的也许具足。在这个事件当中，自己的福德、己德和别人的信心都不具足，不具足怨不得别人，只能怨自己。所以真正分析下来，我不得财富，是因为自己不具足功德，要嗔责就嗔责自己。我既不能嗔责怨敌，也

不能嗔责施主，我通过这种思维有效地制止了对怨敌和施主的嗔恨。这个时候并不是真正要去对自己发起一个很大的嗔心，主要是通过这样的方式，止息自己对怨敌和对施主的嗔恨心，安住在安忍的状态中。

本课就讲到这里。